

徐光荣◎著

弯弯

长篇农村题材小说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之缩影
中国农民奔向小康生活的历程

Xingfu Wanwan

幸福弯弯

徐光荣◎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弯弯/徐光荣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 - 7 - 210 - 03982 - 2

I. 幸…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584 号

幸福弯弯

徐光荣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60 千 印数:1 - 36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3982 - 2 定价:26.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沉寂的盘龙岭
37——	第二章 抉 择
64——	第三章 ‘创业之初
95——	第四章 徬 徨
122——	第五章 柳暗花明
156——	第六章 苦涩的恋情
195——	第七章 风雨茫茫
233——	第八章 艳阳高照
274——	第九章 大爱无痕
318——	第十章 康庄大道
355——	后 记

第一章

沉寂的盘龙岭

—

盘龙岭，坐落于赣中偏西大地上。这个富有诗情画意且极富想象力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的古老传说与美丽的故事，什么盘古开天地呀、藏龙卧虎什么的……那些善良而情感丰富的人们总是把一个人名或地名往吉祥、神奇、幸福的方面联想，从而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来。其实，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岭村寨的称谓，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不靠边、不靠海、不靠路——这样一个“三不靠”的小得不能再小、穷得不能再穷、落后得不能再落后的地方。它地处赣中偏西方向，与省城南昌相距遥远，与珠江三角洲更是有上千公里之遥。这里既没有现代化的机场，也没有快速便捷的铁路、高速公路，是个东不东来西不就、南不南来北不靠的山沟沟。唯一值得称道与骄傲的是，这

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民风淳朴,活脱脱陶公笔下的桃源仙境。

这里重峦叠嶂,绿树成荫,山环山,岭连岭,一条狭窄而又弯弯曲曲的盘山沙石路就像一条睡卧未醒的巨龙盘绕在这青山绿水之间。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这一带统统唤做盘龙岭。在盘龙岭,最高的山海拔并不高,只有八九百米左右,但山岭上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长满了各式各样的树木。山顶上大多为松树、杉树、柏树之类的针叶林,山腰为枫树、樟树、荷树、楮树之类的阔叶林,山脚下却是一片片俊秀挺拔的竹林及其他灌木丛林。自20世纪70年代初封山育林以来,山岭上早已是翠竹青青、古木参天,满眼一浪高过一浪的绿色海洋一直铺陈到遥远的天边。也是从那时起,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这里的村民都割怕了,他们是靠山吃不到山、靠水吃不到水。这方圆百十里地山上的木材少说也有七八十万方,毛竹也有十几二十万根。这山上的珍禽奇兽可多啦,既有四只脚的獐、兔、鳧、野猪、穿山甲,也有两条腿的野鸡、布谷;那些天上飞的鸟儿、雀儿五花八门,连名字也说不上来。

那年月,不少雄健粗壮浑身长满针刺般黑毛的野猪还时不时下山闯入稻田、菜园、民宅骚扰百姓呢,颇有些令人头疼。偶尔,老乡们会拿起锄头、梭镖,甚至鸟铳保家护院,将它们赶出领地。有时,也会有背时的禽兽撞在枪口、刀尖上,成为老乡们口中的美味佳肴。无论谁家打到野味都会大大方方地奉献出来,叫上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来打平伙。只要一声吆喝,村中的老少爷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烧水的烧水,刷毛的刷毛,开膛的开膛,破肚的破肚,七手八脚把那些打来的野味洗干净切好后统统放入锅内红烧。那红红的柴火把锅里的野味烧得黄澄澄、油滴滴、香喷喷的,引得三五岁的娃儿嗷嗷直喊,叫着、哭着、吵着、闹着要吃肉;惹得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婆们拄着拐杖出门来寻吃,口角里流出的涎像牵挂面一样,既可笑,又可爱。

每逢这时,村民就像过年一样,一个个眉开眼笑,乐在其中。忙完一阵,累得一身臭汗的大老爷们则会各自提着一瓶瓶自家酿造的谷烧



酒，晃晃悠悠地来到跟前，捡起几块砖架成土凳，或顺手在山坡上折几根树枝铺在地上，三三两两就地一坐，十分大度地等村中的老人、小孩一个个饱餐一顿后，才不紧不慢地拧开酒瓶每人倒上一碗酒就着剩下的残汤剩骨津津有味地有说有笑地喝起酒来。他们边喝边聊，远至秦皇汉武，近则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在他们脑海里储存的上下五千年的新事旧事、好事丑事、奇事怪事，大到皇帝登基，小至百姓自己每天必不可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只要他们知道的都会像倒豆子一般，一股脑儿毫无保留地一吐为快。什么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呀；当年项羽如果在鸿门宴上一剑宰了刘邦，那汉朝就不存在呀；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后挥师大西南时还乘船经过了咱盘龙岭前的这条苏溪河呀……他们东家长西家短，哪家姑娘选了什么日子要出嫁呀，哪家小子因家里穷付不起彩礼又被女方吹啦，他们簸壁上搜干姜——没话找话。哪怕自己的婆婆偷人、亲娘改嫁的丑事，也会毫不忌讳地说出来，引得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捧腹大笑。封闭落后的山区的老百姓哟，在当年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甚至连电都没有的艰苦年代，常常用这种生活方式来打发漫长黑夜的沉闷无聊，来驱散萧瑟严冬的寒冷。无论男女老少，他们都一律平等地围坐在祠堂内或旷野里的篝火旁，尽情地聆听着那些耳朵早已听出了老茧但百听不厌的遥远而又古老的传说故事。这是山区农家百姓最快乐最惬意的大好时光，他们苦中求乐，在枯燥乏味而又单调的生活中寻找着幸福快乐的源泉。

像这一欢聚的场景一直要持续到鸡叫三遍方才离去，他们尽情地酣畅淋漓地说着、笑着，没有一点儿顾忌，更不担心现时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有人会抓辫子、打棍子。大人们如此，那些正在学校念书的小孩也一个个嘴巴里咬着早已乏味但仍然舍不得丢掉的野味骨头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们对这些传说故事的兴趣远远大于读书那枯燥乏味且十分单调的生活。他们从自己的祖辈父辈的声音里

及活生生的现实中过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从自己的哥哥姐姐那儿看到了读书不读书一个样,地球照样一天24小时地转,太阳照样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降落,自己日后照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修理地球。他们缺乏浓厚的读书氛围,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他们无心去读书,也没有来自父母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

提起读书这个事,还真怨不得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尽管党的政策好,恢复高考了,改革开放的浪潮早已在神州大地上汹涌澎湃。然而,贫穷落后、信息闭塞的盘龙岭依然是静悄悄的,盘龙岭的山水没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耳濡目染的“读书无用论”上,他们只知道读不读书一个样,读好读差一个样。他们从狭隘的偏见中认准了一条死理,那就是读书的人未必比不读书的人生活得好。村上的狗娃小学没毕业,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这些年来,他脑袋灵光、手脚麻利,在外面贩猪卖鸡什么的挣了不少钱,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有滋有味。听说,还要在兴隆镇圩场上盖新房做生意呢。把孩子送去读书不但赚不到钱,减轻不了家里的负担,相反,还得白白花去一笔冤枉钱。钱也去了,书也读不出,到头来还是原三观——望牛屁股去了。更何况村中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校舍早已破烂不堪,墙壁开了裂,屋顶上的瓦烂的烂、掉的掉,外面下大雨,教室内下小雨,孩子们根本无法读书。学校的公办老师,是今年来一个,明年走一双,剩下的都是前些年初中没毕业的村干部的三姨四侄、七姑八妹什么的,一个正儿八经师范毕业的也没有。你看看,这个书怎样教下去?如何读下去?难怪村民们都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读书。平心而论,这也全怪不得他们。

农民兄弟是最现实的,他们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见书读不成也没啥用,就干脆把孩子们一个个拉回家。家庭条件好一点、脑瓜子灵活一点的孩子被自己的父母送到外面学点手艺:什么木工、泥工、缝纫、篾匠之类的,修收音机、喷雾器、手电筒什么的。他们只知将孩子

养大后继承他们的“衣钵”，传承他们的“事业”，种好自家的那“一亩三分田”，娶上媳妇安分守己过日子，平平安安过上一生就足矣。什么考大学，咱脑子笨；什么奔小康，咱没那个福分。

盘龙岭的老少爷们并非天生的愚笨，而是缺乏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30年来，整个盘龙岭一带至今还没有出过一个正儿八经参加高考而考取的大学生。天哪，这是何等的悲哀！这究竟又是谁之过？

男孩的命运尚且如此，女孩子呢，那更是与读书无缘。她们中极少有人上过初中，有的小学没毕业就被父母拉回了家。小一点的在家带弟弟妹妹，大一点的帮助父母下地干活，什么打猪草、放牛、喂猪、砍柴，什么洗衣、弄饭、纳鞋底，样样事情都得做。这些为人父母的大爷婆姨们几乎人人都在思想上、在骨子里形成了一种带有性别的歧视，他们普遍认为：“女孩子长大后早晚是要嫁出去的，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有的父母早早地替自己的女儿在远离盘龙岭的外村找了一户家底较为殷实的人家，20岁刚过，有的甚至不等20岁便迫不及待地將女儿嫁了出去，让她们一个个早日脱离盘龙岭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这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大江南北，但盘龙岭依旧是贫穷落后，乡亲们居住的仍然是清一色的六、七十年代用土砖砌的低矮的土坯房。偶尔有一两幢两层楼的青砖瓦房，不用问，那是率先富起来的村干部的或在外做生意当老板的“别墅”。整个盘龙岭依旧寂静得像一场惨烈的战争过后，没一丝儿生机与活力。只有苏溪河那清澈的河水和哗哗的流水声尚有几许生机与活力，它仿佛正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倾诉着命运的不公，传递着外面喧闹的世界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开放的春潮……

苏溪河，是盘龙岭的母亲河，它发源于盘龙岭的深山峡谷，是一条清澈透明、甘甜无比、没一丝污染的河流。它为盘龙岭一带

的老百姓提供了优质丰富的水资源,也灌溉着下游几十万亩农田。提起它,还有一番来历呢。相传,宋元丰年间,在黄州任刺史的大文豪苏东坡千里迢迢来到江西看望离别五年之久的因“乌台诗案”而受牵连的在筠州任盐酒税的弟弟苏辙,兄弟二人曾游览于此,沐浴在清凉碧绿的河水之中,苏东坡更是大赞河水如琼浆玉液般甘甜。当地老百姓为纪念苏东坡而将其改名为苏溪河,九百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这儿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但在盘龙岭的老百姓心目中,改革开放似乎与他们无缘,似乎与这里无关,与过去稍稍有所不同的是田地已分到各家各户去了。纯朴厚道的农民兄弟不再像过去那样“出工一窝蜂、劳动磨洋工”,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天只挣八毛钱”,更不像过去那样“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连肚子也填不饱”了。现如今,他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有了对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在各自的责任田里愿种什么就种什么,愿怎么种就怎么种,只要你年终“皇粮国税”照交,一个子儿不少,天皇老子也管不了你。他们也有了对时间的支配权,一年四季愿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愿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在一天内想几点钟出去劳动就几点钟出去。他们在一天内有 24 小时的支配权,完全不必要像过去那样“吹着口哨统一上工去”。只要你不误农时、不误季节,谁也主宰不了你。总之,你自由的空间大了,自由的时间多了,你愿怎么的就怎么的,谁也奈何你不了。当然,如果你懒懒散散误农时的话,那么,你便成了时间的罪人、土地的奴隶,等待你的将是一无所获。咱们中国农村有句古话,叫做“你误季节一天,作物误你一年”。这或许是老天爷对懒人的一种惩罚吧,抑或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最好诠释。

然而,盘龙岭的老少爷们啊,只知道一天到晚“抱着妻子、守着炉子、填饱肚子”,完完全全缺乏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太知足了、太满足了,知足得近乎有点愚昧无知,知足得连自己的孩子也不送去

上学,知足得只知自己的饱暖而不去“穷则思变”。“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似乎与他们的生活太遥远了,太脱离现实了。在他们看来,三五十年也改变不了盘龙岭的贫穷落后面貌。正是因为贫穷,这里的大龄青年三十好几了,仍没钱成家立业。那高昂的彩礼和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自行车“四大件”哟,把一个个盘龙岭的老少爷们压弯了腰,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男青年娶不到媳妇,女青年则一个个像羽毛刚刚丰满的小鸟飞出了生她养她令她们可亲可敬但不可爱的盘龙岭。不信,你听听时下传出的一首民谣,它唱出了青年男女心中的苦楚与辛酸——

盘龙岭上弯又多,
家家户户住鸡窝;
不读书来又懒惰,
有女不嫁这做老婆。

.....

二

盘龙岭的老少爷们并非天生的愚笨,这方圆 12 个自然村 600 多户人家,也并不是家家都把孩子从学校拉回家。他们中也不乏有眼光远、明事理的人,他们从社会生活中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深知读书是一种“智力投资”,是“先输后不输”。他们宁肯吃糠咽菜、勒紧裤带,甚至不惜到各村收破烂、上医院卖血,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读书。岭东竹山村 27 岁的寡妇傅丽蓉就是一位有远见卓识、贤惠善良、不同凡响的奇女子。

这傅丽蓉皮肤白净、容貌秀美、身材高挑,鹅蛋脸、柳叶眉、丹凤

眼，一个深深的酒窝镶嵌在白里透红的右脸上，笑起来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桃花，煞是可爱。当年，她可是盘龙岭乃至兴隆镇一带有名的美女。现如今，虽已二十六七岁年纪，但仍然风韵犹存、楚楚动人，惹得十里八乡的浪荡公子争风吃醋。可这傅丽蓉偏偏是一位作风正派、性格刚烈的女子，她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常常把那些不怀好意想占便宜的纨绔子弟臭骂得一个个狗血淋头、落荒而逃。

俗话说得好，自古红颜多薄命。别看傅丽蓉天生丽质、温文尔雅，可她生来命苦。她八岁丧父，十岁丧母，由舅舅一手拉扯大。19岁嫁到盘龙岭，还没有过上三年的好日子，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丈夫的性命。可怜这孤儿寡母生活艰辛，无依无靠，步履维艰。不知是哪个天杀地收的，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他沾不到便宜、吃不到腥，便一股脑儿将脏水泼向傅丽蓉。

“嘿，别看她一天到晚一声不响的，骨子里可淫荡着呢！我那天晚上路过她家门口时就看见一个男的从屋里出来，他发现我便撒腿就跑，我追都追不上。”

“她呀，假正经一个！”

“这也难怪，二十郎当岁正值青春年华，谁也熬不住啊！”

“……”

这些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令人真假难辨。俗话说，言语可以杀人。这把软刀子杀人还不见血，任凭你傅丽蓉浑身长满了嘴，叫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傅丽蓉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滴水未进，她真想找根绳子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了百了，也省去这诸多的烦恼。然而，当看到哭得死去活来仅有四五岁的幼儿的时候，傅丽蓉又回过头来想了想：自己就这样走了，这无爹无妈的孩子怎么办？傅丽蓉一咬牙从床上爬起来照样干她的事，该干啥就干啥，走自己的路，让那些无聊的人咬舌去。天哪，美丽漂亮的外表倒成了祸害与灾难，还差点葬送了一条无辜的性命。

看来寡妇门前是非多，一点也没错。傅丽蓉温柔漂亮的外表后面深藏着刚毅、倔犟的性格，你越无中生有诽谤我，我偏偏做给你看。当时，不少好心人出于关心纷纷上门为她求亲介绍对象，他们中不乏英俊童男，不乏品德高尚的心地善良者。然而，都被傅丽蓉婉言谢绝了。她心一横，暗自下着决心：今生今世决不嫁人，守寡把孩子抚养大。她每天背着孩子上工，与村民们一道早出晚归，不管风吹雨打，可真苦了她，也苦了年幼的孩子。平常风和日丽的日子还好对付，碰上风大雨急雪飘的时候，只好忍痛将孩子放置在村中瞎婆婆那里，左一个叮咛、右一个安嘱。一是增加老人的麻烦，心中不过意；二是放心不下，生怕孩子有什么闪失。可不是么？调皮的儿子好几次摔得鼻青脸肿。晚上收工回来时，傅丽蓉一边笑脸感谢瞎婆婆，一边抱着儿子暗自流泪。回到家后，烧火做饭、洗碗洗衣。哄着儿子睡下后，还要摸黑到井边挑水，砍好柴、量好米，为第二天的饮食做好准备，一直忙到三更半夜才上床。

1976年的一天，位于盘龙岭东南面十几里地的槐山村，村民宋文才利用冬闲时间上山打到了一只肥得滚圆滚圆的大野猪。这只野猪足足有两三百斤重，村中两个彪形大汉从山上抬回来累得一身臭汗，身上没一根干衫，呼呼的北风吹来，冷得瑟瑟发抖。尽管如此，他们俩仍是满面笑容，真好像家里办红喜事一般。汉子们连家也不回，湿淋淋的衣服也不换，架起门板将野猪一放，点起灶火烧起了水，挽起裤腿扎起衫袖，马不停蹄地干起活来。不知谁吼了一嗓子：“破野猪打平伙哟！”顿时，村里的老少男女不约而同地涌了过来。

一群刚刚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家也不回，作业也不做，围着门板转圈圈，一个个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这猪真大呀，比我家养的要大一倍。”

“你们看这猪毛又粗又硬的，跟钢针一样！”

“等下我要吃这后腿上的精肉……”

“好吃鬼，就晓得吃，长一身的死肉……等下拿猪屎给你吃！”

“拿猪屎给你吃！”

“给你吃！”

“给你吃！”

“呜呜呜……”

两个小男孩顽皮地斗起了嘴皮子，不一会儿，双方竟然动起手来。那个头高点的竟被个头矮的推倒在地，呜呜地哭了起来。

旁边十几个小孩纷纷嘲笑那躺在地上的高个男孩：“啧啧啧，没鸟用，白长了这么高……”那高个男孩呼地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拾起石头追赶着那矮个男孩，矮个男孩见势不妙仓皇而逃。十几个小孩怕伤了自己也一哄而散。

一伙唧唧呀呀的四五岁的娃娃崽、丫头辫子们也在一旁相互追逐着，嚷着看热闹。

年轻的媳妇们怀中抱着个吃奶的婴儿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相互吹捧着对方的孩子。

“哟，你这小子方面大耳的，长大后，保准当个什么官儿。”

“瞧你说的，我们家祖宗八代都是种田的，什么屎官尿官，到时候又是一个养牛的倌。”

“你看这丫头，眉清目秀、雪白粉嫩的，日后又是一只金凤凰。”

“咯就吃价，要是咯样的话，我半夜里躺在床上都会笑煞。”

“哈哈哈哈哈……”

“嘻嘻嘻嘻……”

这些少妇们又说又笑，仍不过瘾，还动手动脚一个个揪耳朵，捏鼻子，把怀中的婴儿拨弄得哭的哭，笑的笑，吵的吵，闹的闹。她们又赶忙掀开自己的衣襟将那奶子塞进孩子的嘴中，以此来哄住孩子的哭声。

旁边七八个上十岁的调皮的草皮仔瞪着滚圆滚圆的眼睛好奇地



望着眼前这些大嫂、大婶们的胸脯惊呼道：“这奶子多白啊！好吃么？”一席话逗得周围的众人哄堂大笑。

少妇们既不回避，也不脸红，只是淡淡地笑骂道：“你这缺德少教的，想吃吗？叫我一声娘，把嘴巴伸过来。”说罢，扬起手一巴掌打了过来。

众草皮一哄而散，拔腿就跑。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这边一番热闹，也弄得那三五个破猪鬃毛的老少爷们没心做事，他们一个心思盯着少妇们喂奶。

“哎哟——”一个破猪的大汉侧身偷看少妇喂奶，不小心将刀划破了左手，一股殷红的鲜血从虎口流了出来。

“活该！鬼叫你心不在焉……报应，报应，哈哈哈哈……”少妇们一个个捧腹大笑。

大汉没有生气，站起身笑盈盈地回头望了望周围的众人，用舌头舔了舔伤口后继续埋头干活。

一头大野猪足足炖了三大锅，任凭全村的男女老少放开肚皮尽情地吃。他们像过年一样吃着喝着，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槐山村又是一个欢乐不眠之夜。

按照惯例，打猎人可优先留下一部分猎物。忠厚老实、光棍一条的宋文才只是让破猪汉子割下了十斤肉。他和乡亲们一道吃饱喝足后便离开人群将十斤肉一分为二，一半给了村长宋德海，一半连夜偷偷地送给了邻村的寡妇傅丽容母子俩，他自己一两也没留。

说起这宋文才，还真是个不同凡响的传奇角色，是一条地地道道“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老黄牛。他22岁参军入伍，27岁赶上了中苏边境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他三次负伤，荣立过二等战功，至今身上还留下五处伤疤、六块弹片。在那特殊的年代，他本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怎奈时运不济，当年父母双双患病，无人照料，忠孝两全

的宋文才从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凯旋而归，回到部队不久便向首长提出申请，毅然复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盘龙岭，担负起了赡养父母高堂的重任。

然而，令宋文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得的是黄疸病（肝炎），母亲得的是痨病（肺结核）。在那物资匮乏、医疗条件极差、生活极其贫困的年代里，谁得了那样的病不死也要脱三层皮。一来贫穷没钱买药，二来极具传染性，三来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根治不了这种病。这两种病把两位老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一拖就是五六年，老人吃苦不算，把个好端端的家弄得家徒四壁，债台高筑。这可害苦了宋文才，三十好几的人还是单身一人。对象谈了一个班，女方一听说这样一个家庭，二话不说拍屁股走人。是啊，这也怪不得人家女孩子，有谁愿意往火坑里跳？这可恶的传染病躲都躲不赢呢。尽管如此，宋文才却无一句怨言，不仅好好服侍双亲，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下带父母上医院看病外，几乎天天出工，是全村挣工分最多的一个人。他拼死拼活地劳动，也是为了多挣点钱为病重中的双亲买药治病。好几次没钱买药，他竟然偷偷跑到医院卖血，将卖血的钱买回父母治病的药。这人世间竟然有如此孝顺的儿子！

宋文才是保家卫国立有二级战功的有功之臣，他本可以给国家申请医疗补助。然而，复员近十年来，无论家庭怎么困难，他始终没有伸过一次手，也没有给国家添加一丁点儿麻烦。村民们都在背后指责他不开窍，是十足的榆木脑袋。可不是，镇上一位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只立过三等功的复员战士不但享受了由国家包揽治病治伤的一切费用，而且连老婆孩子看病的医药费也一块搭车报销了。真是一人有功，全家沾光。你宋文才倒好，本该享受的待遇而不去享受，讲什么风格？充当什么好汉不是？你穷，活该！娶不到老婆，自作自受！

你看看，这是什么逻辑？！

宋文才不仅对自己的父母一片孝心，对邻里乡亲也是一片真诚，

极富同情心。他见傅丽蓉孤儿寡母的十分可怜，于是，在农忙时常常偷偷地帮助她收割栽插干些体力活，有什么好吃的也暗地里送去，让傅丽蓉母子感恩不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看到儿子一天天长大，且十分的懂事，傅丽蓉心中一阵欣喜，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然而，眼看儿子又到了上学的年龄，心中不免又犯起了难。自己一年干到头，除下母子二人的吃穿，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虽然孩子读书一年花不了几个钱，但穿着总不能像现在这样窝窝囊囊吧。况且，每天必须定时接送，及时弄饭，这可真是个问题。一天两天耽误一点工还可以被人人家理解，也说得过去，可这周年半载、一年两年的，自己也没法说出口啊！如果教儿子自己去弄饭，这显然行不通。一个长期营养不良的七岁孩子，人还没有灶台高，锅铲也搅不动，顾了烧火，顾不了弄饭。一旦不小心，火烧到孩子怎么办？这菜还好办，早上出工前炒好，米饭总不能餐餐吃冷的？碰上刮风下雨，寒冬腊月的天气，那冰冷梆硬的大米饭非吃出病来不可，这可怎么办哟？我的天哪！

眼见9月1日开学的时间已过，村中同龄的小伙伴们一个个背上新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儿子眼馋得泪流满面地直叫喊：“妈妈，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呜呜呜——”那哭声是多么的凄凉，它像一把把尖刀捅在了傅丽蓉那脆弱而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啪！”傅丽蓉重重地甩了儿子一巴掌，五个指痕印在红红的小脸上清晰可见，小嘴角两边汨汨地流出了殷红的鲜血。儿子瞪着那双圆圆的小眼十分惊讶地望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母亲，眼泪在眼眶中滚动着，但始终没有流下来。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又惹得母亲不高兴，还如此大动干戈。自他记事时起，这三四年间还从来没有这样招惹母亲生气过，这究竟为什么？她抱着儿子发疯似的亲了又亲，哭了又哭。望着儿子那双渴望求知的眼神和天真烂漫的小脸，傅丽蓉那铁石般的心震撼了、动摇了，也陷入